

麻辣快语

“流量”可载舟，亦能覆舟

□王勇

这几天，长沙“青年女子状告四岁幼儿摸臀猥亵”事件上了热榜，闹得沸沸扬扬。

鉴于细枝末节自一开始便无甚值得“细嚼”的意义，且早已真相大白。再则，这些年为“蹿红”“蹭流量”，发生的类似一百八十度大“反转”的乌龙闹剧早已屡见不鲜。虽反转的剧情各个不同，但“走红”的“幸运儿”却个个相似。故，鄙人也不去凑热闹，做“推波助澜”或“痛打落水狗”之类刨根问底的“八卦”。

但这几年网络上有几个旧物新用的词汇“流量”“翻车”“翻船”，倒十分有意思，也让人不禁想起了“水可载舟亦能覆舟”的千古名言来。且借以一说。

流量(flow)，时下最热门的词语，最早常用于计量水流，意为单位时间内水流总量。这几年被借用于网络，指连接网络的设备在网络上所产生的数据量，也指在一定时间内打开网站地址的人气访问量。自网络直播兴盛以来，这玩意儿便跟名利深度挂上了钩，两者似乎也成了正比。

于是乎，人们开始熙熙攘攘趋之若

鹜，通过手机，使出浑身解数向天下人秀“魅力”，搏眼球，引人围观聚人气，力图“鹤立鸡群”。一时间，碰瓷的、造谣的、“莫须有的”、秀私房的、卖萌的、挂羊头卖狗肉的，等等，各种创意俨然春天的原野百花齐放、争奇斗妍，还有“只有我们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”的创意正在路上。

这不，“摸臀”事件当事女子名声大噪了，一夜之间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市井人物，变成了天下尽知的“网红”“名人”；也引来一大拨网民跟帖，赚了一大波“流量”。还有前些年五花八门的创意，诸如“砸墓碑”、诬陷的、“碰瓷”蹿红的，以及2023年成都地铁“偷拍”事件等当事人，不都“一夜成名”“暴红”了？

当下，“流量”的确是个好东西，可使人“一鸣惊人”“一炮走红”，随之而来的便是“一飞冲天”“一夜暴富”。

但，在我看来，“名气”“流量”未必全是好东西。

虽然流量与名气成正比，但名气与臭名的价值却难同日而语，自古以来，对于“声名”不佳者，人们往往唯恐避之不及，

人一旦贴上了恶名臭名的标签，除了背后常有人指指点点，还得防着唾沫、臭鸡蛋，更别谈凭“名”捞金混饭吃了。自古以来，特别是时下的商界和娱乐圈，就不乏这类经验教训。

岳飞与秦桧，都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“千古名人”。可是，二者却是一正一反两个极端，前者美名远扬，后者臭名昭著，都“名满天下”，“名气”不可谓不大吧。前者流芳百世人人敬仰，后者遭臭万年人人唾弃，两者都“名垂千古”，收获了千载不衰的“滔天流量”，这波流量也不可谓不大吧？然，前者收获的是海量的“点赞”，后者得到的是汪洋般的“唾沫”。

好名美名声收获的是“点赞”，坏名臭名声得到的是“唾沫”。这在充满善意的世界，早已成了亘古不变的真理。

名气有大小，名声有好坏；流量有大小，“水”也有性情。涓涓细流是流量，汹涌波涛也是流量。无边汪洋，有时温柔平静，让人如沐春风；也有滔天海啸，让人万劫不复。倘若“流量”变成滔天的“洪峰”、狂暴的“海啸”，恐怕没人接得住，轻则“覆

舟”，再无颜见“江东父老”；重则“社死”，难有“立锥之地”。

流量，是开启“走红”钥匙的密码、托起名利的“海水”，也是打翻逐名之舟的汹涌波涛，倾覆名利之舟的“唾沫”。

在看当下的各种“圈子”。近些年，有不少曾经声名大噪的影视明星，“突然”人品口碑不佳了，遭公众指摘，被粉丝唾弃，最后被圈子“封杀”，如丧家之犬，早已被曾经洪水般的“流量”掀翻、吞没得没了声息。

近些年，互联网舆论场的反转大戏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为博眼球、蹭热度、赚流量，无数人弄虚作假、刻意煽情、制造对立，无数热门事件从全网共情、全民声讨，转瞬之间彻底“翻车”、画风突变，一百八十度大反转的戏码轮番上演，看得网友眼花缭乱、哭笑不得。状告四岁幼儿摸臀猥亵的青年女子、曾经轰动全网的助学网红教师，先前一番操作，不也赚足了同情的“流量”么。结果，被那波反转的滔天流量，冲刷得体无完肤。

正所谓“站得有多高，摔得就有多惨”，“成也流量，败也流量”。

刻骨铭心

8月盛夏，我们跟随2026“大兵小将筑国防”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组来到了广元市旺苍县，大兵小将一行入驻旺苍县委党校。

前一天的“玉米抢收”比拼任务让大家疲惫不堪，第二天一起床就已经饥肠辘辘。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，一天的晨训又拉开了序幕。晨训完，每天的早餐时光是大兵小将们最开心的时刻，然而，这天的早餐却成了我们这一生最难忘的一课。

在餐厅，各连队排队取餐结束后开始自行用餐，当我用完餐把餐盘放回回收处时，我看到总教官正站在餐盘回收处，神色凝重地盯着泔水桶内。里面有什么？我凑上去一看，两个完整的包子和一些菜汤碎屑漂浮在满是污垢的泔水桶里。回到连队的座位上，作为指导员的我小声提醒大家，今早用餐务必“光盘”。

用餐完毕，各连队正准备列队离开餐厅。总教官若有所思地站在出口处，手上端着一个餐盘，盘中正是那两个完整的包子，包子的外皮已被油污浸润，那两个沾满油污的包子在盘中格外扎眼，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什么。

“同志们，这两个包子，是我从泔水桶里捡起来的。”总教官的声音冷硬如铁，像一把利剑刺破了清晨的宁静。

他凌厉的目光扫过全场，看了看餐厅里的大兵，又盯住小将们，问道：“我想问一问大家，这包子能吃吗？”全体大兵小将齐声回答“不能！”他再次厉声发问：“扔进泔水桶里的包子还能吃吗？”“不……”大兵小将们的话音还未落地，总教官已经捏起一个油渍斑斑的包子，坚定而果断地咬了下去。只见他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，仿佛在吞咽某种沉重的回忆。转过身，他将剩下的一个包子递给身后的各连教官，教官们依次拿起包子，一人一口，干脆利落……那一刻，所有的大兵小将眼中满是震撼，心中充满愧疚。在这空旷的食堂中，我看到了比粮食更可贵的东西，那是军人的魄力，是教官的执行力，是节约粮食的意义。

“这包子不是不能吃，而是我们不想让你们吃。”总教官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“昨天下午，我们刚刚完成玉米地里的粮食抢收任务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我不知道你们丢掉这两个包子时作何感想？”

那一刻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，没有粮食果腹，啃树皮、嚼草根、喝冰水，物资极度匮乏之时，甚至煮皮带充饥。曾经的革命先辈拼尽全力，才换来如今的盛世安宁，可生活在衣食无忧时代的我们，却对浪费粮食的现象习以为常？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在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碗里的每一粒米饭都不能丢掉，孩子每餐必须光盘，这是对农民辛勤劳作的尊重，更是对如今幸福生活的珍惜。然而，两个完好的包子被丢掉，到底是孩子出了问题，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？

有的人眼里蓄满了泪水，有的人默默地低下了头，有的人轻轻擦着眼角……随着餐厅里的抽泣声越来越响，有几个大兵带着小将表态，对今天的浪费行为向教官和战友们道歉，在一声声的道歉中，我看到农人掌心的老茧与额上的汗珠，我看到教官眼里的宽慰与谅解，我看到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的意义。这一刻，大兵小将们的眼泪里，既藏着对浪费粮食的愧疚，也藏着对峥嵘历史的敬畏，更藏着对家国未来的展望。

在军营里，“珍惜粮食”从不是空洞的口号，那是刻进骨子里的信仰。在大兵小将的课堂里，教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“珍惜”的分量，更读懂了“家国”的深意，这就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。这堂国防教育思政课虽已落幕，但那两个被教官吃掉的包子，却永远地刻在了我和孩子的记忆里。粮食来之不易，勤俭节约无小事，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：一粥一饭连着家国安宁，半丝半缕关乎国防建设。珍惜盘中餐，便是守护家国平安，保持节俭心，就是筑牢国防根基。

诗意绿洲

大同美术馆赞（七古·十二咏）

□胡跃明

为未来兮筑画堂，
熔古铸今展国香。
火山凝魄云冈骨，
锈铁为裳映斜阳。
丘峦三角雄连体，
地貌金身塔潜藏。
斧劈刀凿混沌色，
风蚀纹痕诉沧桑。
地宫深隐桂虎巨，
大屏堪悬云锦章。
无柱擎空三百尺，
钢梁纵横织天网。

北窗纳光避紫外，
南顶泻玉落星芒。
地脉恒温省电费，
生态建筑夏复凉。
下沉广场歌舞乐，
运笔后生探微茫。
星海泛舟美育润，
墨宝压卷志气扬。
城市客厅文雅聚，
心灵种玉智生光。
大地为笺耿公绘，
一馆风华永流芳。



稻田中的白鹭

新华社发(张辉 摄)

岁月留痕

请新米

□杨力

每到出新米的季节，就常想起小时候奶奶念叨的话。她说：“新米不是‘买’，是要‘请’！”

乡下9月初，谷子刚收完，新米上市。奶奶一早就挎着竹篮，疾步出门往场镇上赶。奶奶心中藏着对头茬米的虔诚，一定要早，“请”的人多，懒人“请”不回来。

那时候不懂“请”字的分量。只记得奶奶回来时，篮子里那几斤米粒泛着淡淡的青白，凑近了能闻到一股透着阳光味的清甜的香气。她把米捧在手心看了又看，眯着眼睛笑：“好谷子，指甲掐下去还有浆呢。”

请回来的新米不能随便煮。奶奶会把老铁锅搬到土灶上，用新稻草引火，再用柴火慢慢“请”它，直到把香味请出来。锅里不断钻出白汽，那香气细细的、绵绵的，一点一点钻出来，一直把整个院子灌满。

饭快熟的时候，奶奶会从面缸里舀一碗新玉米面，掺水揉成饼，一个个贴在锅边。玉米饼挨着铁锅的那面烤得焦黄，另一面被米汤汽蒸得软糯，黄澄澄地围了一圈。她管这叫“金镶玉”，是祖辈传下来的做法：“谷子和玉米是‘天地兄弟’，秋收时一个都不能落下。”

到了饭点，奶奶先盛出最满的一碗，端到堂屋八仙桌上，摆两碟素菜，点上三炷香。烟雾袅袅地升起来，那碗新米饭端正正供在正中，奶奶对着门外弯腰拜三拜，嘴里轻轻地念，念的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念的是祖先保佑。

供完天地，奶奶端着第二碗走到院子角落，老黄狗早就摇着尾巴等在那儿。她把饭倒进狗盆，还特意夹了一块玉米饼：“老祖宗讲，谷种是神犬从天上带回来的，人不能忘恩。它不吃第一口，我们对不住它。”狗吃得呼噜响，奶奶的手轻轻抚着它

的背，她脸上的安详，我至今忘不了。

然后才是爷爷。他坐在堂屋的竹椅上，奶奶把第三碗递过去，他先用筷子尖挑出几粒，放在掌心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送进嘴里，慢慢合上眼，嚼了许久。他睁开眼只说了一个字：“甜。”

终于轮到我了。那碗新米饭白得透亮，米粒之间还带着一丝黏，入口是柔柔的甜，不靠菜就能扒下去大半碗。奶奶把“金镶玉”掰碎了泡进我的米汤里，捏捏我的脸：“吃了金镶玉，一辈子不愁吃穿。这是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话，你记着。”

后来我去外地上学，又去外地工作。每年秋天，奶奶都会在电话里说：“新米请回来了，给你留着。”再后来，她八十多岁了，烧不动柴火了，老黄狗也不在了。有年秋天我赶回去，奶奶坐在门槛上晒太阳，指着小时候用的青花小碗说：“碗还在，你自己请一回吧。”